

DA BAI JU DA BAI JU DA BAI JU

鉴程之反面教材
前车之反的官营
从政为管的经

大败局



吉林摄影出版社

大 败 局

主 编 齐豫生 夏于全

第四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目 录

权欲熏心 身败名裂

——别砸了自己的牌子 (2)

事鉴 (2)

争权中腾达 夺势中丧生 (2)

空守名和位 嗜权岂心甘 (9)

为获国王宠 不惜子女命 (10)

王后杀亲夫 立姘掌政权 (12)

邪恶的化身 嗜权的恶魔 (15)

搞非法集资 沈太福入狱 (26)

院士何祚庥 揭穿“水变油” (29)

文鉴 (33)

轮台罪已诏——汉武帝 (33)

语鉴 (34)

不思远虑 不可长久

——切忌杀鸡取蛋 (36)

事鉴 (36)

秦皇兴土木 役民又劳众	(36)
陈宣帝执政 虎头而蛇尾	(38)
负富强之资 逞无厌之欲	(41)
封禅拜孔庙 国君如病狂	(47)
只缘贪富贵 丢地又折兵	(49)
君王修假山 万户倾家产	(53)
君寻欢作乐 国日益衰败	(57)
有了“万家乐” 能否“乐万家”	(63)
日东芝受挫 损失近亿元	(67)
欲速则不达 快运反被吞	(69)
文鉴	(75)
请均田息争疏——李安世	(75)

语鉴	(75)
----------	------

不防小人 必受其害

——暗箭难防	(78)
--------------	------

事鉴	(78)
----------	------

江充进馋言 借刀害太子	(78)
借刀除奸佞 未料又纵奸	(81)
一门出百丑 家人互残杀	(84)
只因一念差 被诬遭蛇咬	(93)
行刺受人恨 杀手遭暗算	(95)
“向方”不设防 找死取灭亡	(96)
蓄谋图南国 皖南惨喋血	(98)
将军色迷窍 间谍窃情报	(99)
施阴谋纵火 耍诡计杀人	(101)

老美借钝刀 吹了自己脚	(103)
文鉴	(105)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 禁吃烟以杜弊端片 ——林则徐	(105)
语鉴	(109)
仗势欺民 狗屁不是 ——小人人人恨	(111)
事鉴	(111)
奴颜讨帝欢 卑膝谋高官	(111)
得势排异己 群贤化冤魂	(114)
貌美似忠厚 腹中怀奸诈	(119)
善攀龙附凤 官青云直上	(122)
恃权谋私欲 行恶必自毙	(127)
文鉴	(130)
论备塞贵粟疏——晁错	(130)
语鉴	(133)
卖身求荣 民之大盗 ——卖身之人亦能卖国	(136)
事鉴	(136)
恶魔假伪善 伪忠谋帝位	(136)
告密升高官 卖身获权力	(151)
背信耍滑头 弃义求自保	(155)
前后一将军 判若两不同	(161)
文鉴	(164)

论“永贞革新”——王夫之·····	(164)
语鉴·····	(166)

恃才而骄 好景不长

——别堵死自己的升迁路····· (169)

事鉴·····	(169)
德宗性刚愎 忠臣被罢官·····	(169)
昏庸拒劝谏 朝臣遭祸殃·····	(172)
犯错拒忠言 到死尚狡辩·····	(174)
“革命”两面派 狡黠“小人王”·····	(177)

文鉴·····	(182)
---------	-------

请行两税法奏——杨炎····· (182)

语鉴·····	(182)
---------	-------

鱼肉百姓 臭名一族

——给自己的后代留条好走的路····· (185)

事鉴·····	(185)
残横乱天下 曝尸众人食·····	(185)
蒋匪的走狗 反共的中坚·····	(188)
中统罪魁祸首 贪敛不知耻·····	(191)
恶棍祸百姓 “老汤”贪营私·····	(193)
数年成巨富 奢豪比王公·····	(195)

文鉴·····	(198)
---------	-------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梁启超····· (198)

语鉴·····	(201)
轻举妄动 自己遭殃·····	(203)

——不搞清水的深度别轻易往下跳 (203)

事鉴 (203)

急功又近利 燕军遭惨败 (203)

纸上谈兵将 兵败全军亡 (207)

因决策失误 致国破家亡 (210)

张浚兵北伐 轻举而无功 (212)

明英宗亲征 土木堡被俘 (215)

文鉴 (221)

任法——管子 (221)

语鉴 (224)

违背规律 不死也伤

——天冷就要穿棉袄

下雨就要戴草帽 (228)

事鉴 (228)

焚书又坑儒 残暴且丑恶 (228)

怕死去投降 怯战终被杀 (232)

将领秘密会 总统被弹劾 (235)

搞“自我政变” 赶自己下台 (238)

总裁乱决策 公司走下坡 (243)

一心好高远 最终陷泥潭 (247)

顺时则必生 逆势则必亡 (252)

顺风去吹火 必遭火烧身 (254)

摄政美女王 中亚一珍珠 (259)

文鉴 (264)

三上屯田书——赵充国 (264)

语鉴 (265)

用人不当 前功尽弃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270)

事鉴 (270)

篡权丧忠义 失节叛党国 (270)

大势已西去 弹劾被撤职 (278)

刚愎卡特输 多才里根赢 (281)

固步守旧法 自封前功弃 (283)

国小势单薄 口大欲吞天 (289)

文鉴 (292)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 (292)

语鉴 (294)

进 取 革 新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这样，每一个人的人生是这样，身担大任的领导者更是如此。客观世界在不断地发展着变化着。周围的人也在不断地进步，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你竞我争毫无礼谦。后来居上的例子比比皆是，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不思进取必然落伍，凡落伍者必遭淘汰。

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有进取之心。要进取就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在社会生活之中，影响进取的因素很多，怎样能够向前顺利地发展，“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选取了一些古今中外失败的事例，供读者参照。这些事例可能不及读者从丰富的社会生活中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生动。但我们还是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权欲熏心 身败名裂

——别砸了自己的牌子

为官不可贪权。一味的贪权，权欲熏心，最后会使自己身败名裂。无论为官为民，人格十分重要，可挡住人口，但盖不住人心。一心想得，苦心钻营，得到了也未兴光彩。故而古代圣者如是云：“无为而无所不为。”

事鉴

争权中腾达 夺势中丧生

内大臣日野政光家里灯火辉煌，他的女儿日野富子将要到幕府将军家里去生活。这情景发生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某日。

日野富子生于一四四〇年。她的家庭世代代为藤原一族的朝臣，自三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以来，她家的女孩儿们一个个都叩嫁到幕府将军家里。

富子刚进入义政幕府时，还没有成年，是被作为一个少女，送到幕府第去抚育培养的。一四五五年，富子十五岁，做了八代将军义政的正室，正式成为义政幕府的一员。这一

年，义政二十岁。义政的生母，名字叫日野重子，也是从日野家族来到这个金粉世家的。

富子刚进入将军府的时候，操纵幕府大权的是义政的生母日野重子。除她以外，还有义政的亲信马持家和乌丸资任，还有义政的三房侧室，她们在宫中都有独立门户，她们的名字叫阿丽玛、克拉思玛、奥依玛，她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有“玛”，由此可以想见，她们之间互依互存和不肯相让的情景。人们视这三个人为“三魔”，市井百姓是这样评论她们的：“幕政都叫‘三魔’搞乱了，她们像魔鬼一样施放诡计，成天不干正事，专干见不得人的丑事。”她们常常在义政将军身边捣鬼，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尤其是奥依玛，简直有翻天覆地的本领。相比之下，日野富子的力量最单薄，她只有靠哥哥日野胜光。

富子嫁到将军府过了五年，一四六〇年生下一个女孩，然而，不幸得很，这个女孩出生不久便夭折了。幕府上下议论纷纷：“一定是魔女奥依玛用咒语咒杀的！”“她一念咒便天昏地暗。”义政相信了。富子按照日野胜光的指点，趁机又在义政面前添油加醋，离间义政和奥依玛的关系，义政被激怒了。“把魔女奥依玛流放到琵琶湖中的小岛去！”义政断然命令道。奥依玛在宫中虽然也是个风云人物，但胳膊终究粗不过大腿，她心里虽然不服，但又无法辩白，只好蒙受不白之冤，被流放到孤岛上。由于她长期过惯了幕府生活，到了孤岛就等于下了地狱，艰难困苦无法忍受，不久就自杀了。奥依玛自杀后，剩下“两魔”也不敢再兴风作浪了。

这样一来，日野富子没费吹灰之力，便把“三魔”势力推倒了。不用说，她和她的兄长日野胜光喜不自胜。长于心计和政治眼光的富子兄妹转而全力侍奉重子。重子根深蒂固，手握

重权，人人敬畏她不亚“三魔”。富子兄妹虽然垂涎她手中的权，但审时度势不敢强夺，只好按捺性情从长计议，等待她百年之后取而代之。光阴似箭，就在奥依玛自杀后的第三年，即一四六三年，日野重子终于染病身亡。按照幕府的传统规矩，接替重子权利的人要由重子自己圈定。重子临终前秘密立旨，把自己分管的权力交给日野富子，这样，富子屈身三年，终于大权在握了。

又过了二年，富子生了一对双胞胎，遗憾的是仍然是女孩。就在这时，义政把出家已久的弟弟义视找回来，要他还俗，定为嗣子。与此同时，又把当时拥有最强势力的大名鼎鼎人物细川胜元立为义视的“保护人”。

义政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弟弟定为幕府将军的继承人呢？《应仁广记》这部书做了这样的说明：“当时，义政和富子结婚多年，义政已经二十九岁，富子也已二十四岁，一直没有生儿子，担心断了香火，后继无人，只得下定决心，把弟弟义视定为继承人。”

义政把义视立为继承人的第二年，富子却生了一个儿子，心中大喜。这儿子其实不是义政的，而是天皇的。原来幕府经费是由天皇提供的，富子在代表幕府与天皇交涉经费过程中，经常出入天皇居室，天长日久，君臣间界线自然淡薄。富子生得妖艳细嫩，天皇称她为“玉美人”；天皇风流潇洒，天资聪颖，富子誉他为“男子精英”，两人到一起情投意合，诉不完相亲相爱之情。这一天，富子又来到天皇住处，草草议论一番经费之后，富子便连连打了几个哈欠，叫道：“天气太闷热”，接着，欠起身把门关紧，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脱下，先脱外衣，再脱内衣，把一副光晕眩目的身子赤条条暴露在天皇面前，天皇哪里经得住这一番撩拨，十魂早已丢了九魂，只觉得

浑身热血泉涌，向富子扑了过去……

富子这样做是蓄谋已久的。她接连生了两次孩子，都是女孩，不生男孩，内心焦虑不安。早想在义政之外再作打算，后来义政又把弟弟义视为嗣子，这叫她更加无法忍受。她是一个权欲薰心的人，为了权，她什么都可以不顾，眼看到手的权有可能旁落，她横下了心，决定把自己的肉体也豁出去。义政对富子的不贞行径怒不可遏，“这还了得！”他惊叫起来。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世地位，只有按下怒火作罢。

富子与天皇的儿子降生后，取名义尚。为了分散义视的权力，使义尚有力量同义视相抗衡，富子请求义政把山名宗全立为义尚的“保护人”。山名宗全智勇双全，名震四方，幕府中只有他才能与义视的保护人细川胜元相匹敌。义政开始不同意这样做，富子再三请求。她说：“你既然能够把细川胜元立为义视的保护者，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给义尚也立一个？”义政被问得无话可答，只好答应了富子的请求。

幕府从此形成了双雄对峙的局面。一边是义视，一边是义尚，双方都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幕后策划。争斗难解难分，愈演愈烈，谁胜谁负关系到谁是将军继承人的大事。卷入斗争的人也越来越多，包括斯波、富山两家和各个有名望的大户主家嗣子在内。双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酿成了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应仁之乱”。政治斗争又导致军事对抗，细川胜元一方为东军，山名宗全一方为西军，两军频繁交手不分胜负，从应仁元年到文明九年，天下大乱持续十一年之久。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中，富子和哥哥胜光始终齐心协力，锋芒毕露，时而逼迫义政让权，时而炮火连天围攻东军。他们双管齐下，要把东军打垮，把细川胜元监禁起来。由于富子这一方在军事上占有明显优势，终于迫使细川胜元就范。这

样，富子又进一步控制了幕府。接着，她又把手伸向天皇，通过天皇把朝廷过去的决定也改动了，废弃了义视，将义尚正式任命为幕府将军。富子一手导演的这场宫廷政变似乎获得了成功，但是战乱仍然没有结束；细川胜元虽然兵败就擒，但他在幕府中的影响还依然存在，他仍然是高山打鼓——名声在外，而且还希望东山再起。东军虽然处于劣势，但西军内部也危机四伏，人们普遍认为，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然而就在这时，山名宗全病死了。没过多久细川胜元也病死了。交战双方顿失了首领，不得不就此偃旗息鼓，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这场战乱的后果是：京都成了一片废墟。日野富子是这场战乱的肇事人，是引起这场灾难的祸首。她为了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将军，从而引发了这场浩劫。

早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战火蔓延到后花园太上皇和后土御门天皇的住所。为了确保天皇的生命安全，也为了寄托自己内心的隐情，富子把太上皇与天皇接到幕府中居住，这件事，据说是富子的侍女操办的，她自己未敢出头露面。

义尚从八岁起，就成为第九代幕府将军。义政把义尚和富子安置在室町驻节，而自己却移居到小河的别墅去了。室町遭兵燹后，富子和义尚又迁居到义政的住所，义政不愿与他俩生活在一起，于是又把他俩转移到长谷圣护院的山庄去了，义政这样做导致了富子的不满，她心中气愤极了。

已经上了年纪的义政，在战乱中全然不顾政治，只是一味的游玩，在逍遥中寻找精神寄托，发泄胸中的郁闷，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战乱平定后，他想重整家园，但看看国家已毁坏殆尽，更是丧失了信心。他先迁居到义满时期建立的金阁寺，而后再隐居到东山修建的银阁寺，继续沉迷于声色犬马，无所作为地虚度晚年。此时，富子作为义尚的辅佐人，牢牢地握着幕

府的实权。战后的大片土地都被士大夫们占有着，这些人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老百姓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国家的财政困难也到了顶点。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富子下决心从头治理。首先，她在京都四周设立了七个关卡，规定进出于京都的人都必须交纳通行税。她把这些税收用来套购稻谷，囤积居奇，然后又以高价出售，再把所得的不义之财以高利贷的形式借贷给在战乱中失意的公卿和绅士们，谋取更大的利益，富子使用这种滚雪球的方法，很快扭转了濒于崩溃的财政危局。

富子刚佐政时京都一片荒凉。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你看那京都多凄凉，十里楼阁化平岗，白骨累累藏狐兔，太阳潋潋暗无光，日暮乌鸦哀声起，行人到此泪沾裳……。”经过富子三载努力，京都初步呈现出繁荣景象。

富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明强干的哥哥胜光的帮助，胜光既是政治家，又是经济学家。正是依靠这位善于经营的哥哥，使她得到了大批金钱。一方面使国家财政得到好转，二则使她本人的金钱欲望也得到了满足。她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都是靠胜光谋划的，如果没有胜光的支持，她就无法赢得国家昌盛。胜光对于富子多么重要，富子怎能不从内心感激他呢？

“应仁大乱”后，短短几年，富子的存款多得谁也无法估计。这期间，她名为义尚的辅佐人，实际上早把义尚扔在一边，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不把幕府上下的人看在眼里。义尚心里十分不满，“等着瞧吧！”义尚切齿地说。

一四八七年，二十二岁的义尚终于独立当政，出乎富子意料，义尚竟领兵攻打她的领地近江，把她的地盘占为己有。当时富子的近臣又都不在身边，出于无奈，只好眼睁睁咽下这口气，隐避到岩仓金龟山的一所别墅里，整日整月闭门不出。直

到二年后，义尚在近江的战斗中病死了，她才重返政坛活动。

富子知道义尚没有儿子，为达到自己继续掌权的目的，她又打算把义视和自己妹妹生的儿子义材立为将军。义政知道后，尽管他已经出家隐居，但还是以老将军的名义站起来反对，富子恨极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闭门不出，隐居到岩仓的别墅里。

但是，就在第二年，义政病故了。由于得了“天时”，富子顺利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义材立为幕府将军。她自己再次成为将军的辅佐人，并像从前一样，操纵着幕府。她这样做，招致了义材父亲义视的反对。

富子总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坐立不安，心神不定。一件料想不到的事终于发生了，细川胜元的儿子细川政元突然树起旗帜，把义材从将军宝座上拉下来，把义视的另一个儿子义澄迎进幕府立为将军。在这期间，义视把富子的领地全部没收了，把她送到一个非常隐蔽的木宅去生活，成为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过不多久，义视去世了，富子又活跃起来，她以为时机又来了，跃跃欲试四出活动，期待义材再度成为将军，恢复自己的权力。然而，这时义材正在河内地区和细川政元决战，形势对义材十分不利，富子看到大势已去，陷入了绝望之中。

义澄当将军一年半过去了，富子仍然没有希望恢复以前的权力，一直过着清淡寂寞的生活，愁闷得简直要发疯了。她一辈子追求权势和金钱，现在统统失去了，她哪里受得住这种打击？！一四九六年五月，富子在悲愤中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六岁。

【评鉴】 《亲长卿记》这部书是这样评论富子的：“她那烈火般的权势欲，随着她的死而永远消失了。她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在幕府内操有重权的女子。她是在争权夺利中飞黄腾达的，也是在权力斗争中失败丧生的。”

空守名和位 嗜权岂心甘

英王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的第二任国王。高大的身躯，满头红发，粗中有细的性格，为人凶狠狡诈。在其任国王期间，先后有两位王后，两位国务大臣，众多的教会神职人员，以及几乎每一个有王室血统，对王位构成威胁的人，都被他毫不留情地送上了断头台！

喜欢女色，是封建君主的“通病”，而亨利八世更是病人膏肓，无可救药。

亨利八世的王后，是西班牙王室的公主，比亨利年长五岁，本来是亨利的哥哥阿瑟王子的妻子。可惜，天公不作美！自幼体弱多病的阿瑟，娶了凯瑟琳后7个月，便与世长辞了。刚刚23岁的凯瑟琳面临守寡一生的危险。

丰满、成熟的凯瑟琳，相中了刚满18岁，而又高大英俊的亨利。为了迷住亨利，凯瑟琳费尽了心机和手段。终于把亨利俘虏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亨利的父亲，当时在位的英王亨利七世，以及凯瑟琳的哥哥，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德，为了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而积极支持两位年轻人的爱情，并且为他们争取到了罗马教皇的批准。

已经成为凯瑟琳俘虏的亨利，充分领略了西班牙女郎的热情和甜蜜，恨不得立刻成婚。在亨利七世死后的6个星期，已经即位的亨利八世正式娶凯瑟琳为英国王后。

甜蜜的爱情，“果实”累累！凯瑟琳王后婚后连连生育了五胎，然而全是女孩，并且全部夭折。生育的劳累和失去亲生